



伟大建党精神的具象化弘扬： 意蕴、依据及路径

刘渊 刘颀冰

摘要:伟大建党精神的具象化弘扬是基于理论传承、实践指向和情感链接的现实需要,充分运用现代化的多元媒介促进伟大建党精神具体化、物质化及情感化的动态转换过程,进而实现抽象的理论表达转化为易理解、易感受、易认同的一种样态呈现。伟大建党精神的具象化弘扬符合马克思主义“具体”的思想,扎根于党的优良传统及壮阔历程,深刻反映了新时代赓续传承伟大建党精神的时代诉求,需要紧密围绕生动话语叙事、整合转化媒介、多维时空场域、多元主体参与四个方面来探索和创新伟大建党精神具象化弘扬的实现路径。

关键词:伟大建党精神;具象化弘扬;中国共产党

DOI: 10.13734/j.cnki.1000-5315.2023.0111

收稿日期:2022-11-25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乡村振兴视域下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基层党建高质量发展研究”(21BDJ037)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刘渊,男,四川万源人,经济学博士,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E-mail: 105497780@qq.com;
刘颀冰,女,四川乐山人,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弘扬伟大建党精神”^①,号召全党学习和践行伟大建党精神。伟大建党精神深刻凝练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理论内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百年接续奋斗的基因密码,是传承红色文化的内涵指引,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的动力源泉。科学剖析伟大建党精神的本质内蕴,探究伟大建党精神具象化弘扬的实施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关于伟大建党精神的弘扬路径,学界相关研究主要侧重从宏观层面论述赓续传承伟大建党精神的逻辑理路^②,或从实践层面探讨伟大建党精神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引领党内政治文化^③等现实路向,基于中微观层面且以具象化视域研究阐释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实践路径方面成果较少。学界从具象化视域进行的相关研究,目前主要呈现在意识形态^④、政治文化^⑤、红色文化^⑥等相关主题,对于精神的具象化弘扬方面研究缺少相关理论范式。伟大建党精神作为党高度凝练的抽象表达和灵魂旗帜,如何推动其转化为易理解、易感受、易认同的具象化存在,如何推进伟大建党精神的赓续发展和符合当代中国的实践要求,如何依托伟大建党精神凝聚党和人民迈向现代化征程的磅礴力量,需要进一步对伟大建党精神的具象化弘扬进行科学研究。这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页。

② 张士海《伟大建党精神:生成逻辑、内蕴意蕴与弘扬路径》,《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2期,第27—28页。

③ 虞志坚《伟大建党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意蕴和实践进路》,《湖北社会科学》2022年第3期,第158—161页;徐国亮、史倩《伟大建党精神引领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探析》,《东岳论丛》2022年第6期,第17—19页。

④ 罗红杰《意识形态具象化:意识形态叙事实践的诠释与建构》,《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第9—15页。

⑤ 刘红凛《党内政治文化的具象化与建设逻辑》,《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第1—10页。

⑥ 陈佃莹《表征与记忆:红色文化的具象化建构》,《思想理论教育》2022年第10期,第67—73页。

既是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弘扬的理论拓展,更是推动伟大建党精神时代化大众化发展的现实需要。

一 伟大建党精神具象化弘扬的本质意蕴

明晰伟大建党精神具象化弘扬的本质意蕴是开展研究的前提和基础。伟大建党精神的具象化弘扬是指基于伟大建党精神在理论传承、实践指向与情感链接的现实社会需求,充分运用现代化的多元传播媒介将其抽象的理论内核转化为具体的、现实的、体认的实象存在,以具象化手段最终实现伟大建党精神的广泛认知、充分体验、深度认同与自觉输出,是赓续传承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一环。从含义生成来看,“伟大建党精神”是党带领人民在建党实践中发挥历史主动、锤炼鲜明政治品格、深刻总结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开天辟地的精神硕果,进而综合提炼、提升、概括而成的精神之源,是从具体到抽象的理论深化,彰显了新时代党筑牢信仰之基的重大创新。“具象化”是指意识形态等抽象事物通过一定的载体或媒介使之具备为实象存在的行为过程。因此,基于具象化作为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一种承载方式,伟大建党精神的具象化弘扬是以伟大建党精神为主体、进行具象形式转化的状态呈现,且区别于一般抽象概念从抽象到具体的“具象化”过程,是最终实现“具体—抽象—具体”的复杂历程。从层次结构来看,具体化、物质化和情感化这三大要素共同构筑起伟大建党精神具象化弘扬的本质规定。伟大建党精神具体化立足于思维层面,是伟大建党精神的具象化弘扬实现从抽象规定到具体概念的理论认知过程,也是伟大建党精神物质化和情感化的首要基础。伟大建党精神物质化属于实践层面,是伟大建党精神的具象化弘扬实现从“摸不着”的无形理论到“可感知、可触摸”的有形实在的物质转化过程,是伟大建党精神具体化和情感化的重要保障。伟大建党精神情感化属于情感层面,是伟大建党精神的具象化弘扬实现从初步感知到逐渐接纳的情感链接过程,也是伟大建党精神具体化和物质化的感性升华。三者之间相互贯通、相互作用,全方位揭示伟大建党精神具象化弘扬的样态呈现,是伟大建党精神具象化弘扬本质意蕴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伟大建党精神具体化:伟大建党精神具象化弘扬的认知理解层面

伟大建党精神诞生于中国共产党创立之时,形成于建党百年之际,是党中央立足战略高度、总结历史实践经验进而深刻凝练的本质规定,是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为主体构筑的中国精神的源头,是中国共产党人强大凝聚力的精神密码,并以党锻造的伟大精神及优良传统得以代代相传等为表征。但伟大建党精神所具备的高度概括性是推进其时代化和时大众化的重要挑战,对于伟大建党精神的传播与教育不能只进行复述式的概念灌输和简易式的抽象分析,而应转化为人民内化于心的精神成果。从内在需求来看,伟大建党精神具体化要求对伟大建党精神这一核心概念进行“加工重塑”,深刻把握伟大建党精神背后蕴含的鲜活案例,挖掘伟大建党精神相关的红色背景等,进而推动伟大建党精神在认知领域内转化为可辨识、可感悟的具体物象。从外在延展来看,伟大建党精神具体化需要伟大建党精神在与其他具体精神的互动联系中阐释其具体理念。事实上,伟大建党精神从属于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①统摄党在各个时期孕育的其他精神,这些大多以人物或地方命名的具体精神又反过来映射与论证伟大建党精神的源头地位,且作为相对具体的、易联想的精神概念串联起了对伟大建党精神的总体领悟。从价值旨归来看,伟大建党精神具体化指向伟大建党精神融会贯通于新时代党的奋斗实践及全体人民的日常生活中,但这一宏大精神实现从隐性认识到显性认识的转变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要实现从党的价值理念到人民喜闻乐见的大众化观念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二)伟大建党精神物质化:伟大建党精神具象化弘扬的实践转化层面

“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②。抽象理论的最终目的在于指导实践。因此赓续传承伟大建党精神不能只停留在认识与感悟的意识层面,需要落实到外化的、有形的物质和实践活动中去,使全体人民将伟大建党精神在内化于心的同时外化于行,并在此过程中转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动力源泉。首先,承载伟大建党精神意蕴的实物存在是伟大建党精神物质化的前提基础。比如红军服、鸡毛信等红色革

①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7月1日),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8页。

② 卡·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版,第9页。

命物件,《新青年》、《共产党宣言》等出版刊物以及南湖红船、北大红楼等建党活动的标志性场所,都是伟大建党精神理论品格的直观反映,揭示了党带领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的厚重历史印记。其次,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实践活动是伟大建党精神物质化的重要环节。以香山革命纪念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为代表的红色展览活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以及党史学习教育等教育形式,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周年座谈会等仪式活动使参与者能够身临其境、真切体会伟大建党精神的历史底蕴。最后,重要人物及其实践活动是伟大建党精神物质化呈现的现实表征。通过宣传党的重要历史人物,进而赋予伟大建党精神生动化、贴切化,这是伟大建党精神物质化的内在要求。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国共产党人的事迹脍炙人口、源远流长,将伟大建党精神融入历史人物故事中更能在生动描绘伟大人物鲜明品格与崇高品德的同时,使人领悟伟大建党精神的精髓所在。

(三)伟大建党精神情感化:伟大建党精神具象化弘扬的认同接纳层面

伟大建党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在百年实践中凝练的价值内核、在自我革命中淬炼的思想精华,蕴含党对人民的忠诚、国家的情怀和历史的担当,展现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情感取向。伟大建党精神内蕴的情感流露和现实表达正是伟大建党精神情感化的具体呈现。伟大建党精神情感化旨在形成人民群众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情感认同与共鸣,这也是推动伟大建党精神具象化弘扬的题中应有之义。恩格斯指出,“就个人来说,他的行动的一切动力,都一定要通过他的头脑,一定要转变为他的意志的动机,才能使他行动起来”^①。伟大建党精神情感化主要包括以下三重维度。从个体的角度出发,伟大建党精神情感化要求公民在体认其精神本质的基础上形成可延续的价值信念,并对此搭建起情感链接和认同归属。这是因为伟大建党精神的具象化弘扬虽需经历从个体感知、实践转化到认同接纳的三大环节,但倘若并未建立起对伟大建党精神的情感认同和深厚情怀,伟大建党精神得以传承即化作空谈。从群体的角度出发,个体对于伟大建党精神的情感催化会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影响群体的价值观念,伟大建党精神在实现个体接纳的同时还需在集体内形成个人的自觉输出,从而形成由单一主体走向多元主体的集体追求。从社会的角度出发,伟大建党精神情感化以在全社会形成伟大建党精神的广泛认同为落脚点,并在与时俱进的实践创新与理论创新的过程中赋予社会成员对于民族和国家认同的感性升华。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伟大建党精神作为党的重要理论成果,如何形成全社会情感链接亟待深入探究。

二 伟大建党精神具象化弘扬的内在依据

伟大建党精神的具象化弘扬这一命题并非凭空提出,而是基于理论、历史和现实三重维度的深刻把握。它根源于马克思主义“具体”的思想与认识活动的发展过程,厚植于党发扬精神力量及转化为实践的优良传统与百年奋斗实践的复杂历史进程,生成于传承赓续伟大建党精神的时代诉求与现实挑战。

(一)理论依据:根源于马克思主义“具体”的思想与认识活动的发展过程

马克思主义关于“具体”的相关论述为伟大建党精神具象化弘扬的提出奠定了科学的思想基础。在马克思看来,具体和抽象是一对矛盾范畴,“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既包括由感官直接感受到的“感性具体”,这是“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也包括基于感性具体、运用抽象这一思维方法形成的“理性具体”,即“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②。基于此,具体这一概念蕴含从“抽象到具体”的思维运动过程,进而形成对事物的完全描摹及整体认识。而伟大建党精神属于抽象的理论,要使其在人们的头脑中由感性具体上升到理性具体,就需要对伟大建党精神直观和表象的阐释进行生产与再生产,推动伟大建党精神的具象化弘扬,从而反映伟大建党精神的内在关联与本质属性。然而,无论是感性具体还是理性具体都是主观具体的反映,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批判黑格尔陷入唯心主义泥潭,指出其误把从抽象到具体的辩证思维运动当作“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③,得出思维着的头脑还需以指导实践的方

①弗·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版,第258页。

②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版,第701页。

③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01页。

式去掌握现实世界这一重要论断。事实上,伟大建党精神这一抽象概念之所以能够反映出一般的规定性,是因为伟大建党精神的提出是“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场合”^①下社会历史作用的结果。故而这种对于伟大建党精神的纯粹思维层面的抽象考察,还需要真正复归于现实社会中去,实现伟大建党精神的具象化弘扬。

马克思主义关于认识活动发展过程的相关理论为伟大建党精神具象化弘扬的持续推进提供了必要依据。在单一认识运动过程中,实现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仍然停留在精神活动的范畴,只有进一步实现理性认识回归到实践的物质活动转化,才能实现对事物的整体把握。“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仅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②。同样,伟大建党精神是党基于百年发展历程抽象提炼的本质规定,是在实践基础上从感性认识升华发展而来的理性认识,这种高度凝练的抽象精神必须回到实践中去,推动伟大建党精神的具象化弘扬“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途径”^③。在认识发展的总过程中,需要循环往复地经历从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矛盾运动,这种螺旋式的上升使得每一次对于事物的认识都达到更高或者更深一阶的程度,影响认知事物的广度与深度。把握伟大建党精神不应只停留于单一认识活动的实践演进,更要通过伟大建党精神的具象化弘扬赋予伟大建党精神更为丰富的理论深化与情感延展,才能不断为大众所接受,这也是认识活动发展过程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历史经验:厚植于中国共产党发扬精神力量指导实践的传统经验与百年奋斗实践的复杂历史进程

中国共产党注重汲取精神力量的历史传统是伟大建党精神具象化弘扬的渊源根基。“一个民族要实现复兴,既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④。虽然建党以来党中央尚未提出“精神具象化”或“意识形态具象化”的相关概念,但着眼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实践来看,党始终把弘扬精神力量转化为强大物质力量作为取得伟大胜利的重要法宝,在锻造敢于斗争精神气质的同时推进了宏伟实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延安精神”所孕育的“实事求是”等工作方法为全党全军夺取抗日战争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两路”精神所锻造的顽强拼搏、甘当路石为推动全国工程建设、巩固民族团结、奋力建设新中国夯实了发展根基。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改革开放精神”所淬炼的“解放思想、锐意进取”为农村、城市全面深化改革、实现经济迅速发展注入了持续的动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科学家精神”所铸就的严谨治学与创新争优为中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提供了有力引领。在建党百年之际提出的伟大建党精神如何转化为实践、充分发挥精神的引领作用?因此,伟大建党精神的具象化弘扬既是一个历史命题,更是一个现实命题。

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是伟大建党精神具象化弘扬的现实要求。伟大建党精神是党的百年奋斗实践孕育而生的伟大精神,而百年建党实践的复杂性与长远性又反过来决定了伟大建党精神需要经历具象化弘扬的过程。从时间维度来看,伟大建党精神虽提出于建党百年之际,但实际上诞生于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并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⑤涵养百年来党的一系列伟大精神,其跨越的时间尺度长达百年。伟大建党精神诞生的长远历史间隔使得人们对其印象缺少深刻感悟,甚至可能伴随时间的推移逐渐淡化。而伟大建党精神的具象化弘扬旨在通过连接历史与当下记忆,承托伟大建党精神所蕴含的历史积淀与灵魂指引,使伟大建党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焕发生机与活力。从空间维度来看,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的基因密码,是党带领人民实现百年伟大创造的高度凝练与思想精髓,其不可避免地具有高度抽象的理论特质。从这个角度出发,伟大建党精神的理论表达与人们日常生活表达存在一定的社会距离^⑥,且这种社会距离需要伟大建党精神依托大众化、通俗化的传播媒介与直观的实践活动,以具象化的形式实现其广泛弘扬,以便于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更易为人们所感知、所参与、所交流。此外,鉴于中国共产党在不同

①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04页。

②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9—12月),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83页。

③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9—12月),《列宁全集》第55卷,第142页。

④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89页。

⑤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7月1日),第8页。

⑥周竞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象化的理论思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第3页。

历史时期面临的国内外局势及肩负的主要任务各有不同,伟大建党精神所涉及的历史资源与空间范围呈现出复杂性的特征,因此,通过伟大建党精神的具象化弘扬构建多元化的实践空间,使得伟大建党精神的传承发展能在新时代“场景再现”,最终有效引领赓续伟大建党精神的宏大实践。从价值维度来看,党的百年实践是实现中华民族千秋伟业中的重要积淀,而党在百年实践中所锻造的伟大建党精神是党历经百年风华正茂的强大精神力量。伟大建党精神的提出只是始端,通过伟大建党精神的具象化弘扬呈现出党的先进性与鲜明政治品格、发挥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转化其为物质力量、带领全国人民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才是历史要求的必然。总之,伟大建党精神的具象化弘扬立足于跨越历史赓续的时间尺度、人们日常表达的社会距离、接续百年征程的实践转化,是百年建党实践的题中应有之义。

(三)现实需要:生成于赓续传承伟大建党精神的时代诉求与现实挑战

伟大建党精神的具象化弘扬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新时代接续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迫切需要。自习近平“七一”重要讲话提出伟大建党精神以来,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和《关于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的意见》都进一步从具体层面强调要“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由此可见,伟大建党精神不仅是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精神密码,更是当下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的关键性内容,是党的重要理论资源与智慧结晶。从纵向的角度出发,伟大建党精神在党的理论资源中占据“源头”的核心地位,不同于其他具体精神的相对独立性,伟大建党精神在传承过程中需要依托伟大建党精神的具象化弘扬“以点串线”、“以点带面”地用具体的、形象的、感性的故事与人物勾勒出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为代表的红色血脉图谱。从横向的角度出发,新时代的实践创造对传承伟大建党精神提出了更深层次的时代要求,除立足于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本身的概念内容及外延,还需要着眼于时代变化、借以新的媒介载体赋予伟大建党精神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以伟大建党精神具象化弘扬的过程淬炼新的观念符号、实体形态等,这也是当前赓续伟大建党精神的价值导向和实践要求。

伟大建党精神的具象化弘扬是应对传承伟大建党精神进程中的现实境遇和未来挑战的主动选择。党和国家立足于战略高度要求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但在实际过程中仍面临困境与挑战。从主体来看,伟大建党精神是党提出的重要精神论断,其在弘扬过程中的实践主体是全体党员,但相较于伟大建党精神是全体中国人民实现历史伟业的强大精神力量而言,目前赓续伟大精神的主体力量存在一定的群体局限性,需要通过伟大建党精神的具象化弘扬拓展其理论宣传范围。在传承伟大建党精神的过程中极易采取相同范式和简单载体进行“单向性”宣传,但其弘扬者与接收者受教育程度与素养的差异性就决定了伟大建党精神需要以具象化的方式创造多元载体与表达范式,以便形成伟大建党精神的广泛影响力。从过程来看,数字革命的蓬勃兴起推动了红色文化资源的传播逐渐从“线下”走向“线上”,而网络平台上以受众为中心的泛娱乐化传播不可避免地给伟大建党精神的传承发展造成巨大冲击。在这种背景下,依托伟大建党精神具象化弘扬的过程创新传播伟大建党精神的形式、方法和手段,实际上也是新的时代条件下顺应历史潮流、推动创新发展、凝聚社会共识的应然选择。从要求来看,弘扬伟大建党精神需要在更深的情感层面建立起人们对党、国家和社会主义的认同和接纳。伟大建党精神在赓续初期教导育人的功能显著,大多停留在理论认知阶段,如何规避传播内容的“枯燥性”和方式的“悬空性”成为伟大建党精神在未来传承进程中的首要任务。因此,推动伟大建党精神的具象化弘扬就是在赓续传承的基础上形成理论自觉与实践主动,营造出发扬光荣传统的行为习惯与社会氛围,塑造时代正能量的精神境界进而奋力迈向历史征程。

三 伟大建党精神具象化弘扬的实现路径

伟大建党精神的具象化弘扬是从理论提升到实践转化的复杂动态过程,需要从生动话语叙事、整合转化媒介、多维时空场域、多元主体参与等方面来探索和创新实现路径。

(一)生动话语叙事:强化伟大建党精神具象化弘扬的理论认知

习近平指出:“讲理论要接地气,要让马克思讲中国话,让大专家讲家常话,让基本原理变成生动道理,让根本方法变成管用办法,将总体上的‘漫灌’和因人而异的‘滴灌’结合起来。”^①伟大建党精神作为党的重大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00页。

理论话语,基于其抽象内核构筑生动形象的话语叙事和创新具体话语方式是伟大建党精神具象化弘扬意蕴阐释的前提基础。

构筑伟大建党精神的具体叙事表达。伟大建党精神是党的百年伟业所孕育的精神产物,它同时兼具的历时性和共时性为伟大建党精神的具象化弘扬提供了“言之有物”的理论资源。一方面,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源泉,自党诞生所孕育的所有党的伟大精神都是伟大建党精神作为内核的展开,故而要充分挖掘这些党的伟大精神所涵盖的翔实历史事件、人物故事,例如红军长征、朱德的扁担等,将其作为伟大建党精神具象化弘扬的主要内容支撑。另一方面,伟大建党精神又是历经时代淬炼的精神品格,它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民族精神等一系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间具有逻辑关联。因此,需要在其互动联系的过程中不断为伟大建党精神的具象化弘扬注入丰富的时代背景与宏大叙事,构筑起以当下“切身体验”为补充的伟大建党精神叙事延展。

增强伟大建党精神话语阐释的生动性。要善于运用生动形象、感性鲜活真实故事赋予伟大建党精神“有血有肉”的形象与价值符号,着眼于“细节”表述以小见大,以深刻哲理的通俗化和大众化推动伟大建党精神的具象化弘扬。同时,“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①。伟大建党精神归根到底还是源于党领导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具体实践。因此,伟大建党精神具象化弘扬的理论阐释也离不开成语、歇后语、俚语等“接地气”的民间话语表达方式,以实现从深奥走向通俗,从单调走向生动。

创新伟大建党精神在不同场景的具体话语方式。伟大建党精神 32 个字的核心概念作为党的重要创新理论,主要应用于党的重大会议、政府工作报告、官方媒体报道等。然而,针对伟大建党精神在不同场景的具象化叙事和展开不同,还需要立足于学术研究和日常生活拓展其话语类型,主要表现为基于深入研究与学术争辩形成的学术话语和基于日常生活实践及人民喜闻乐见所演变而来的生活话语,通过宣传话语、学术话语及生活话语的全方位阐释推动伟大建党精神的具象化弘扬入脑入心。

(二)整合转化媒介:推动伟大建党精神具象化弘扬的传播载体

理论的话语表达离不开由内化转变为外化的重大过程,以媒介为载体的传播渠道是推动伟大建党精神具象化弘扬的有效方式。从伟大建党精神具象化弘扬的本质意蕴出发,伟大建党精神需要依托数据、图像、音乐等转化媒介占领舆论主阵地、立体化扩大影响力,进而提高传播质效。

探究伟大建党精神的数据化呈现。就信息本身而言,伟大建党精神作为抽象意识需要借助数字化的呈现方式实现具体化,继而赋予伟大建党精神传播以真实性与说服力,例如“在红一方面军二万五千里的征途上,平均每 300 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②。就信息传播而言,5G 赋能下的传播生态强调大数据对信息的采集、转化、分组、计算、存储等功能,伟大建党精神在实现具象化的过程中需要充分利用大数据的技术赋能筑牢意识形态领地。例如,“推荐算法”可以根据用户定位对信息智能分组,而伟大建党精神也可利用大数据这一精准捕捉技术提升其传播效能。

注重伟大建党精神的图像化表达。相较于理论而言,以图片、视频、GIF 动态图为代表的图像媒介是抽象概念的形象表达,且通过刺激各感官的互动互补,更加贴合人们的感官需求,更易入脑入心。同样,伟大建党精神这一“看不见”的无形精神也需要根据场景需要、结合波澜壮阔的百年党史以视觉表达的形象化方式呈现出来,真正实现“人们观看图像观看的并不是图像的形象,而是感知到图像所承载的抽象的意识形态”^③。

重视伟大建党精神的音乐性联结。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要充分发挥音乐抒发情感的重要作用。一方面通过音乐旋律的起伏跌宕勾连历史时空记忆,再现伟大建党精神演进脉络的宏大叙事。例如,《游击队之歌》铿锵激昂的曲调描绘了游击队战士在深山密林中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周旋的壮烈情景,塑造了有血有肉的抗日英雄形象,展现了中国人民坚信革命必胜的乐观主义精神。另一方面通过“迸发的音符”转化为“感情的潮

①毛泽东《反对党八股》(1942年2月8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837页。

②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6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2016年10月22日,第2版。

③龙柏林、刘伟兵《图像·音乐·仪式:意识形态具象化的三种典型》,《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第14页。

水”,唤醒当代人的历史使命和民族认同感,进而接续老一辈的精神力量奋力实现中华民族的千秋伟业。

此外,伴随当前信息社会的迅速发展催生全媒体传播格局的兴起,机遇与挑战并存,伟大建党精神作为主流意识形态既要全方位贯穿于新闻、报纸等主流媒体之中,又要运用短视频、微电影、自媒体公众号等新型媒介激活话语创新,推动“直接显性的载体向兼顾间接性的载体转变”^①,在“人人参与”的信息爆炸时代锻造新时代文化精品,深度推进伟大建党精神的具象化弘扬。

(三)多维时空场域:培育伟大建党精神具象化弘扬的衍生背景

“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②。如果说,理论层面的生动话语叙事和中介层面的转化媒介是引导人们成为伟大建党精神的积极传播者,那么多维度虚实融合的时空场域就是从实践层面彰显伟大建党精神的衍生背景,进而指引人们争当伟大建党精神的模范践行者,这是促使伟大建党精神具象化弘扬落地生根的重要举措。

开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线下活动仪式。推动伟大建党精神的具象化弘扬需要积极创设“身临其境”感悟伟大建党精神的现实场景。一是持续开展党的重大节日仪式和纪念活动,要发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周年大会、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纪念日、党的重要人物诞辰纪念日、新中国成立庆祝活动,在全社会范围内开展相关主题教育活动,并借助全媒体传播方式营造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红色文化氛围。二是组织党史学习教育。伟大建党精神是百年党史铸就的党的精神内核。这一方面需要依托与伟大建党精神高度关联的红色阵地教育、专题党课、志愿体验、文艺汇演等形式,打造特色鲜明、内容丰富的伟大建党精神主题教育活动;另一方面需要发挥人们的历史主动性,在主题教育活动实践中凝练总结伟大建党精神在百年党史中突出的时间节点和纪念日进而继承发扬伟大建党精神。三是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鉴于革命文化普遍传承的代际践行弱化倾向明显^③,赓续传承伟大建党精神更要聚焦青少年重点人群,将伟大建党精神巧妙嵌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教学讲授、课堂互动、校园文化、社会实践等,将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打造成为激励青年汲取力量、感悟体验、自觉阐释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阵地。

构建“沉浸式”领会伟大建党精神的线上体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深刻地影响人们的日常实践活动,进一步突破时间空间的间隔和距离。赓续伟大建党精神需要打通线上线下时空壁垒,运用虚拟现实技术(VR)开设伟大建党精神主题线上“全景式”云展览,展厅集文字、图片、影像、音乐为一体,来自全国各地的体验者可以足不出户地“置身于”主题场景中感悟伟大建党精神的历史底蕴和文化魅力,并在沉浸式体验中根据浏览需求选择相关解说,实现参观交流的即兴互动,在红色革命文化的熏陶下潜移默化地涵养伟大建党精神。

(四)多元主体参与:构筑伟大建党精神具象化弘扬的良好氛围

伟大建党精神的具象化弘扬是一个兼具复杂性和长期性的社会协同参与过程,涵盖多元参与主体。因此,不能只着眼于宏观层面上探讨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并简单、机械地采用统一理论表达和传播方式等,而应立足于微观层面上,按照各赓续主体的不同特征全方位、多维度、立体化地揭示主体在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过程中的相互补充与良性互动,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推动伟大建党精神具象化弘扬的强大合力和浓厚氛围。

强化基层党组织为主导、领导干部为主干的伟大建党精神赓续主体。伟大建党精神作为党基于百年时空坐标凝练而生的精神财富,弘扬主体主要是党组织及广大党员。从党组织来看,基层党组织作为党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党联系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因此,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与人民群众紧密联系的特点,因地制宜地针对不同区域的情况,把伟大建党精神的“政策话语”转化为通俗易懂、群众喜闻乐见的“家乡话”,推动基层党组织成为新时代传承伟大建党精神的主导力量。从党员来看,要始终抓住广大党员中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树立起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标杆,这是由领导干部执掌重要权力的特殊地位所决定以及发挥示范作用的特殊职责所要求的^④。要号召领导干部制定落实与践行伟大建党精神的各项举措,

①张坤、范张欣《百年大党提高意识形态领导能力的基本经验》,《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第12页。

②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525页。

③闫立光《新时代革命文化的传承:价值、困境及推进路向》,《社会科学战线》2021年第2期,第264—265页。

④石平《突出抓好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求是》2016年第23期,第61页。

如聘请红色文化传承领域的相关专家学者提升党员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工作素养,为推动伟大建党精神具象化弘扬方面培养人才队伍。

扩大传承伟大建党精神的其他社会主体范围。要推动伟大建党精神在全社会范围内大力弘扬、最终转化为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强大动力,就需要除党员外的民主党派成员、共青团员及群众等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方面需要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①的党的理论上升到国家的高度,进一步转化为国家的相关政策、制度和信仰等,例如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的意见》就明确把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作为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的重要任务。另一方面则要从少年儿童、青年及中老年的普遍特点出发,采取“分众化”的传承方式推动伟大建党精神的具象化弘扬。例如,习近平在谈到少年儿童如何区别于成年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指出,“主要是要做到记住要求、心有榜样、从小做起、接受帮助”^②。同样,少年儿童要以认同和发挥榜样来树立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强有力感知,青年要以强化专业报国、将小我融入大我、在网络平台上互动发声、勇当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接续奋斗者^③来培育传承伟大建党精神的时代强音,中老年要以传承革命故事、颂扬党和祖国来发扬伟大建党精神的励志能量。总之,通过激发全社会多元主体继承发扬伟大建党精神,“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地构筑起伟大建党精神具象化弘扬的社会氛围。

伟大建党精神具象化弘扬的历史性出场发轫于其特定的时空场域和明确的实践转化要求,符合“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新时代要求”^④,需要立足于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现实需要,不断创新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实践路径,凝聚起全体人民奋进新时代的磅礴伟力。基于此,笔者提出伟大建党精神的具象化弘扬既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辩证关系中去把握,也要从“中国共产党的情感形象”^⑤的历史积淀中去诠释。强化伟大建党精神的具象化弘扬研究,有助于明晰伟大建党精神赓续传承的现实指向和基本着力点,建构一个基于新时代革命精神教育模式创新导向下的伟大建党精神具象化弘扬的分析框架,为伟大建党精神在新时代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党史学习教育、党内政治文化输出等方面拓展新的范式与实践路径,为革命精神话语演绎的历史嬗变以及新时代加强革命精神教育引领方面提供新的思路,同时也为党和人民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历史自信、坚持对党的信任和坚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汲取精神力量和行动自觉,为更好地践行党的性质宗旨和初心使命不懈奋斗。

[责任编辑:何毅]

①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7月1日),第8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第120页。

③ 于祥成、陈梦妮《习近平青年奋斗观的理论旨趣和实践指向》,《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第3页。

④ 李捷《继承党的光荣传统 赓续伟大建党精神——兼论伟大建党精神与红船精神的关系》,《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第10页。

⑤ 陈金龙《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情感意蕴》,《光明日报》2021年8月18日,第11版。